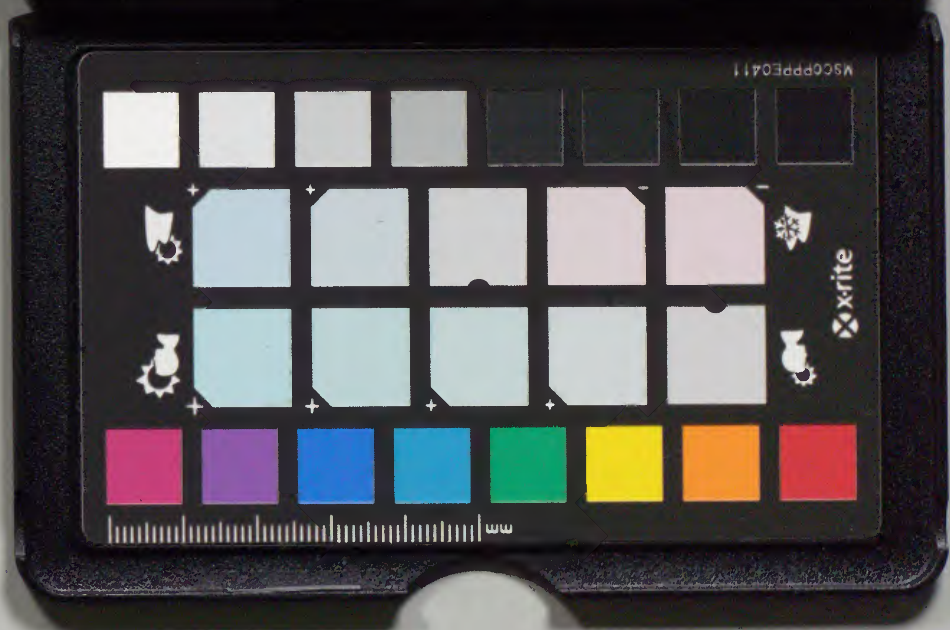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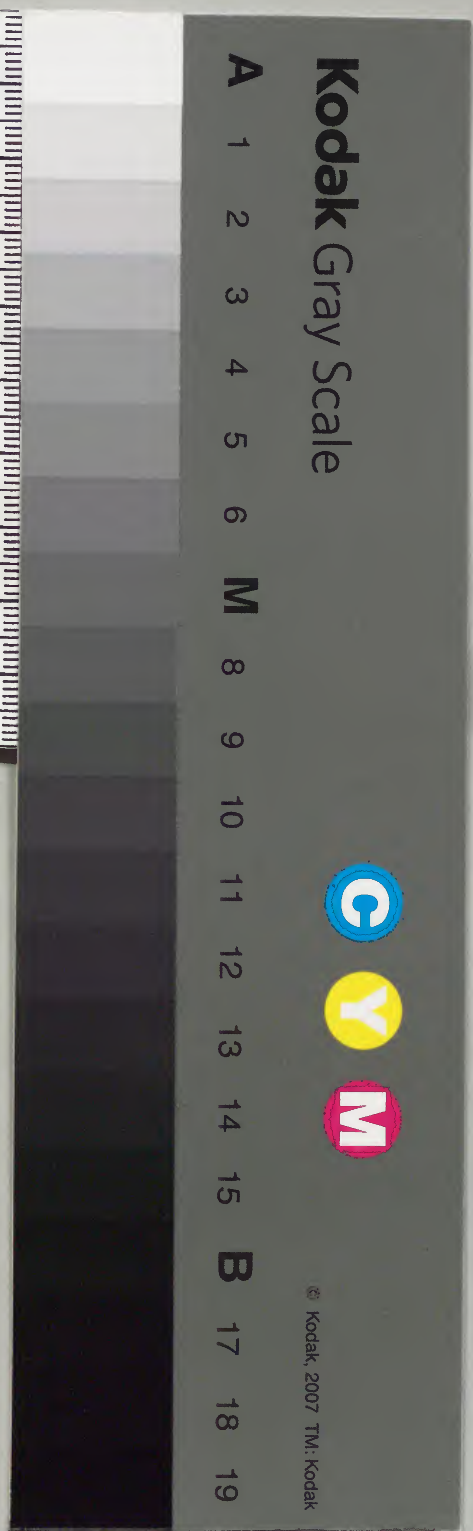


宋史

卷四百五之
四百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05)	
函號	10	1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字疆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二年召為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疆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二年召為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

淺草文庫

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執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

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推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採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尙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官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旣又損

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
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
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
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
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
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
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
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
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疆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
將帥毋好虛名而受賞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

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
疆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
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
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
畫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
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
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
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
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後而論列

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
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斲光化等處兵禍
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
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
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
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准西制
置使兼汾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
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
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
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

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
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
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
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
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
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
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汭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旣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採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楙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
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
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字廣微實文閣直學士熒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
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
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
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
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

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
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
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
安實爲鳩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
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
蒼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輿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儉
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

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餓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
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盜起常山謂
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
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
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
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
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
詣學宮講說朔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
請于朝得度牒緡緡錢綾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朔藥院

察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
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
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
親政以直微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言閩
鹽隸曹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爲
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
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
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
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印謂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
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
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方守更
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
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
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
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
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
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
毋得攬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
書舍人繳奏不撻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
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
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
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
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
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
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
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
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

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其心用
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
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
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
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詎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
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
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曰迺與肅江州而殿
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巾等
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
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

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
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恥然有如清叟宜在朝
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
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
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楙由淮
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
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
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弊蝕其心

慶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
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災
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
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
為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
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
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
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
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

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
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
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
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
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
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
全與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
秦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
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肌膚

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
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
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
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
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
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
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渙恣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
賢彼則恐於空君子之當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量
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

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
觀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
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
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
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今軟媚者全
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
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
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柔孔浸有逼上之嫌勢
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孔臭駮子而躡登從彙以光
籠私人而累典黼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

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
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董豪
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
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
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
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
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
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
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
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

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
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
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
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
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策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
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
至公以示天下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
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堦則繫伏
客以堦攬關節持闕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籤弄按

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俾邪正之辯明斥媚福之非
譽譽謬謬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慨死
尚敢妄肆萋非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
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
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矜榮葦食養
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
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
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
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

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
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
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賄
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
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
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
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禱一
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
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若瑛之罪又浮於榮華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
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殲
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拔
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
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
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挫唇鼓吻一時正人
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
遺不止於鞭韓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

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
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
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
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
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
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
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
勤無逸言遊改則不敢曰是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
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
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襲而有武帝

多欲之費耗比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緣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

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待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出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

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稠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誅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其事當息具有條

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難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有讓以爲皇太后旣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

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懷惻開陳疏上踰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汾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

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毋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卽答曰夫子教

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見使
賦入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
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
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
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
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
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
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
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
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在鈞異罰固不可安有

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
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
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
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
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
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瞻
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
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鑛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
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祕
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

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
上也李壁嘗語人口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
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
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
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窠
籍於官庭翊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
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
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
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
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

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
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
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
爲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
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
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
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
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遂
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
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

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
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
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
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
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
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嫺郭倪郭僕竄嶺表天
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
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
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
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

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
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
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
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
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
竝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
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
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
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并
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

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旣供職卽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羣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爲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爲事果白以直籠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旣去而誣以盜株連瘦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敵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志
日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
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
兵四劫撤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
兵屯衡嶺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
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
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控於
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
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

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衝
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
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
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
猴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
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
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
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
噉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湖
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特

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
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
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
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
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
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
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
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王之歸盍思當時之
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王隆宮

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卽位以敷
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
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
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
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
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
招捕居安旣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
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
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偃彊好大言
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

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
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
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
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
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
王國其志壯哉

宋史卷四百五終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開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子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爲
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
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

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
常平倉火弗葺慮雨壞米撤居解瓦覆之郡守欲移兌
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
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
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
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疆發民廩
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
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
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糴令民
自糴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閔漕

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
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
點刑獄偏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
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荳民或取菜
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
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
皆爲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
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
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
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

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
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殘守瓊
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
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
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
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
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
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
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
山林之阻制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
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
不練分置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
皆做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
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
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
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
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
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

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

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

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
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
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
大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
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
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
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
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
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
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

同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
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
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
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
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
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
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
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
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

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
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
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
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
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
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
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
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
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
察其大言亡實屯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之

禍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
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旣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
隣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
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
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
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
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

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
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
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
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
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道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
是與之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
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
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
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

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
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
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
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
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
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
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
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
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

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
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
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
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
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
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
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
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
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
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
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
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
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
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
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
凡有絲髮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
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
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
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
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

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卿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丘壽雋代與之爲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雋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准左之

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遁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曰

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成邊後苦
餽饗爲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
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
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
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
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
必爲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鑄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
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
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聞
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
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
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又
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
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
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
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人政馭羣臣所以
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
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

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情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
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
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日自用二日自專三日
自私四日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
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
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
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
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
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
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
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聞
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
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
敵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
東晉大都督親講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
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
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
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
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

悉從罷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
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
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
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
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際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真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
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鏖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
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
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
監之併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
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
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愨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
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摹抄春秋說外內制奏
議詩文行于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調
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劔南東
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為秘書省正字
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
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轉

宋史卷四十六
列傳 十一
他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
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
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正
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叅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
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勸賊吏求廢
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宜加遏絕所言皆他胄所
不樂也蜀盜旣平以啓居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
遣必淹時乃至旣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
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
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

國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
下其疏討論之遣奕使益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
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奕
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
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
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
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
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
賀者奕撫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權禮部

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
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
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各官且不
得盡况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
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
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
講醮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
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讙聲如雷蓋更化
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
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

裴伸何人驟_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爲切
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
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
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
兼修王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
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
尤趨之加楊次山少保未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
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
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旣隆於恩
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

從之以成其美疏八不報奕遂歸家求補陔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此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人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中是迁安邊司夷酋王繁浮櫛木萬計入賈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悉安乎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

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于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爲十縣民代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于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

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
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
衰病初染微病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鍼
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脈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
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
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
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禠文行世

陳舜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

女因家焉膏初爲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戢捍金人後
知惠州單馬造曾衣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
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
悉寬宥之居仁年十四而孤以廕授鉛山尉紹興二十
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
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人監行在黠檢贍
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
大僉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
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
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

觀者壯之乃論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
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祀秉國柄居仁
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爲用不就允文
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
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爲之色動徙主軍
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
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
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
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
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
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
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
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
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
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
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
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
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
稅者恒裹贏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
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

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
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
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及輕此
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于市
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
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卽命再添差兩任衣糧
全給三軍爲之呼舞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
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
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
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卽授

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
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
罪幸免則寃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
居仁退疏其寃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
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京鏗極論從窄
之敝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
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
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
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
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妻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喜

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
費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
思慮以順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
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
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
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
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
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贖
粟繭稅有因告雜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
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

子行甸于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
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
遣雜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雜
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
爲石礎凡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
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逐兵遮擊
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有
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以誠信

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禡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皆卓所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凶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諡于朝廼諡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

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兩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字序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爲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擢監察御史出知温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蓄弭蓄之道爲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闔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

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爲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爲言官帝獎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兵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又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旣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旣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濮斗南王德明

皆疇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未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褚五千緡給其家諡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宋史卷四百六終

宋史卷四百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少監兼御史中丞知樞密院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杜範

楊簡

錢時附

張處

呂午

于訥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燁知仁游從祖受學
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
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
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之蠹
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
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
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
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
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
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
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
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
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
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
一惑其言卽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
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
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
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
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
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
祠之請寧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

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哉謂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錯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清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

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墜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劫欲整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闈宦不復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正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

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發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旣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斤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旣而合臺劾之大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

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卽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盜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卽以便宜

發常平粟又勸富人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輟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旣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

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
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
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
彗吐芒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
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
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
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
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
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
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盡
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
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
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
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
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
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
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
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
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
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

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或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覲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諍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

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轍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

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留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

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

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大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待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

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抵僥倖布

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情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閻因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

也珙太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催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鞠之簡自無罪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槌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自尹張杓宜囚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夫和悅改知嵯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
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
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
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

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
漏過八刻上目送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
尊敬賢士私齏五百爲羣盜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
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
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
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
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
良又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賞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

城門謹闢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
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
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
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
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
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馶馶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
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子
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足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

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美節揖而出既就
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割見之莫不瞿然竦
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
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
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
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卽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

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槩乙槩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祀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日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日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日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日罷設法道淫五日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日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日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日罷妓籍從良四日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五日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是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

詩書守陳言而已故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

張處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名處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爲浙東帥屬帥督新冒舊逋處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爲之期使田里久饑之趾少還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

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
多選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
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鏗薄而拂人心傷國體
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加納焉
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
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
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盼盼
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
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
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卽上疏曰上天之心卽我

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
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
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
銷惡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
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
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
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使民朝廷旣以一切之政賦
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
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

身是卷四十七
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敗
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
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在正
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
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燕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
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
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
條猶患惇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
謂可貴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
則自求諸已而已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

百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
襍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
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
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
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
決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為
築城費處至日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為倡繼是儻
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
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
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溫

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
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
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
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
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處議曰當乘
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給功未
卽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
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
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
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

贈四官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
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猶
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親入郡
與午皆衣絲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
柔勝謂午有操守解其子淵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
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
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積不可謂奪民
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
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

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驟
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檜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
及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
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
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
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旣而僑行
部以田事迂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温州天
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
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
司事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
卽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
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
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
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
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
謁持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
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
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
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
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

韓柱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
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
閩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
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
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
以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
猶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
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豚嗾董復亨
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爲

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頃容孫子娶
午從于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憾之去而於法無避
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沿途以
瓚爲右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
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
奉大夫間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于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
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

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淮西總
領辟文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
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差充提領兩
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
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
買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
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
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
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官德佑
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

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揚
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
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子諒易
直書在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宋史卷四百七終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統殿前等修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震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顥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

身安卷四十八
死傳
一
喬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
眉士故尚蘇軾學昌喬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
題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
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
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
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
攝官奉饋皆如真昌喬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
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
昌喬獨奮筆力辦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
平元年人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

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喬以祖宗舊典
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
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
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
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
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
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
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
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與下情壅滯非所以

糾正官表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贖乃趙善湘之子汝樵汝粹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海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恬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帖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焯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償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耻遭桎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杭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康之

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
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讒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持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
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襍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
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
發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

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
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
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
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
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
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
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
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

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劄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鄴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雁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
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
主所增今旣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築簡軍
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疑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
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
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三面咀水
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
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
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
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
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

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

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尊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士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

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剛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摠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
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窰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
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
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
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
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
慮囚至發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請調妄

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
覬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成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以惑衆言未竟
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
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

勸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幸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東水不
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寢蕩瀕海籍塘爲固隄
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
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竒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
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
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教
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卽位詔爲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網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獨
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
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
殿以修奉橫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止之
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敵因是著明
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
狗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情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
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
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
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

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
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
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
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
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
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
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
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奉院

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必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
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解邊
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太
臣所用非親卽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
都司樞椽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
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
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巖庸鄙之夫久
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
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
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
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一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
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八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此法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
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
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
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
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
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口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
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又棄老姦宿賊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貫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弄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其所不右之以則排之仁宗

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竊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忍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

宋史卷四十八
悉傲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
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
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
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為饒
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
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
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
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
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

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
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
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
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藁數十卷藏于
家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寔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
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授
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寔為

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
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臺辟置墓下淮右兵
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
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
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
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
禦諸軍伍法旣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敝無
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
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東部伍
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

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卽位
特差克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
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奎全寇鹽
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
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
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
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
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
密院命節制黃莆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
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

爲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願
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
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
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
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
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迁意
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
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
餽餒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
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

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
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
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
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
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
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
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
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
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
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

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閣門舍人尋爲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人爲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迂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卽有齊心之

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蓋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旣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議事
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
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
今有光王寔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
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終

